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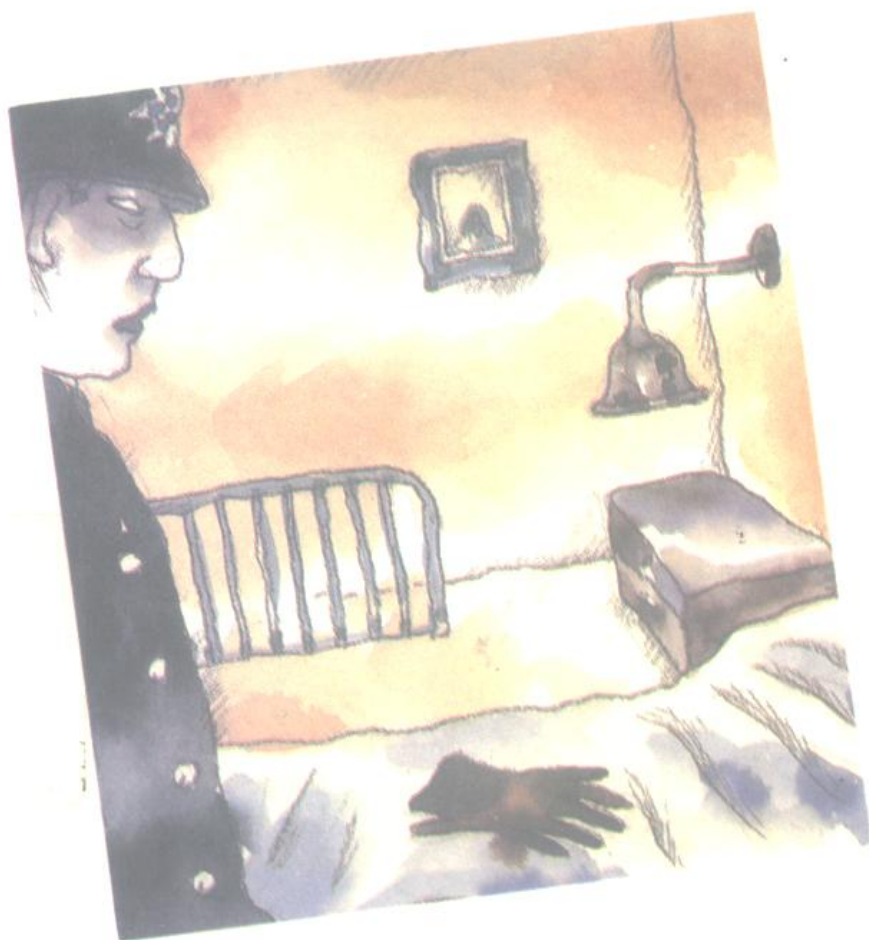
三毛 主编

奇情悬疑推理

罗杰·亚克洛伊命案

张国禎 译

华文出版社



I 561.4

38

89944

三毛 主编

罗杰·亚克洛伊命案

(英)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张 国 祯 译

华 文 出 版 社

(京) 新登字064号

责任编辑: 刘万朗 徐顺生

封面设计: 冯光美

版式设计: 晨 风

罗杰·亚克洛伊命案

(英)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79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7—5075—0201—5/I·42 定价: 5.40元

出版缘起

三 五 /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的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

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而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的文字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一 早餐桌上的谢波德医生

斐拉斯太太在九月十六日与十七日之间的夜晚——星期四——死去。我在十七日星期五早上八点被找去。我没什么可以派上用场的，她已经死去几个小时了。

我再回到家时才九点过几分钟。我用弹簧锁钥匙打开前门，故意在大厅里拖延一阵子，挂好我的帽子以及为防患初秋早晨的凉气而携带的一件薄外套。老实说，我相当烦乱不安。我并不打算假装我当时就预见到接下去几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我当时绝没预见到，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接下去是一段骚乱的日子。

我左手边的餐厅里传来咖啡杯声以及我姐姐卡罗琳短促的干咳声。“是你吗，詹姆士？”她喊道。

多此一问，还会是谁呀？老实说，我姐姐卡罗琳正是我故意拖延的原因。蒙鼠族的座右铭，基普林先生告诉我们的，是：“动身去找。”要是卡罗琳采用纹章的话，我一定建议她用蒙鼠徽，座右铭的前半部可以省略掉，卡罗琳只要平静的坐在家里不必动身就什么都可以找到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办到的，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我怀疑仆人和零售商人组成了她的情报团。她动身出门的时候，并不是去搜集消息，而是去散布消息。这一方面，她也是惊人的行家。

真正令我感到受到踌躇不定的苦闷滋味的原因，就是最后我提到的她的那点特性。不管我现在告诉卡罗琳有关斐拉斯太太死亡的什么事，一个半小时之内准会成了尽人皆知的消息。身为一个专业人员，我自然作慎重的打算。因此我已养成了尽可能不透露消息给卡罗琳的习惯。通常她还是一样能挖掘到消息，不过我知道不是我透露给她的，不能怪我，如此得到道德上的满足感。

斐拉斯太太的丈夫死去刚过了一年，而卡罗琳一直毫无根据地硬说是他太太毒死了他。对于我一成不变地辩说斐拉斯先生是因长年酗酒急性胃炎而死，她一概嗤之以鼻。我同意急性胃炎和砒霜中毒的症状并没什么不同，然而卡罗琳的指控却是十分不同的根据。

“你只要看看她就知道了，”她这么说。斐拉斯太太虽然已过了第一春，却还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妇人，她的衣着虽然简单，看起来却总是十分贴切，不管怎么说，多的是到巴黎买衣服的女人，却不见得就因此而毒死她们的丈夫。

当我站在大厅里犹疑不决，心里想着这些事情时，卡罗琳的话声再度传来，带着比较尖刻一点的意味。“你到底在那边干什么呀，詹姆士？为什么不进来吃早餐？”

“就来了，亲爱的，”我连忙说。“我在挂我的外套。”

“就算是半打外套也早该挂好了。”她说的没错，我走进餐厅，惯性地往卡罗琳脸颊上一啄，坐下来吃蛋和熏肉，熏肉有点冰凉。

“你一早就被找出去了，”卡罗琳说。

“嗯，”我说。“斐拉斯太太家。”

“我知道，”我姊姊说。

“你怎么知道？”

“安妮告诉我的。”

安妮是我们家女佣。好女孩一个，但却长舌成癖。

一阵停顿。我继续吃我的蛋和熏肉，我姐姐的鼻子，长而薄，尖端有点颤抖，她对任何事感兴趣或激动时总是会这样。“怎么样？”她问道。

“坏事一桩，我没什么可以做的，一定是在她睡梦中死去。”

“我知道，”我姊姊再度说。

这一次我可烦了。“你不可能知道，”我猛然说：“我自己也是到了那边才知道的，而我还没对任何人提起过，要是安妮那女孩知道，那她一定是女千里眼。”

“不是安妮告诉我的，是送牛奶的，他从斐拉斯家的厨子那里知道的。”

如同我所说的，卡罗琳不需要出门去探消息。她坐在家里，消息自然到她手上。

我姐姐继续说：“她什么原因死的？心脏衰竭？”

“送牛奶的没告诉你吗？”我嘲讽地问。

嘲讽对卡罗琳是不管用的，她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他不知道。”

反正卡罗琳迟早都会听说到，从我这里知道也好。“她是服用巴比妥（催眠镇静剂）过量而死。她最近因失眠而一直服用，一定是过量了。”

“胡说，”卡罗琳马上说。“她是故意的。少来！”

怪了，当别人说出了你暗藏在心中而不愿去承认的事

时，竟会挑起你愤怒地加以否认。我立即爆出气愤的话语。

“你又来了，”我说。“没头没脑的妄言妄语。斐拉斯太太干嘛要自杀呀？一个寡妇，还相当年轻，很有钱，身体又好，除了享受生活外什么都不必做，荒谬。”

“才不。即使是你也一定注意到她近来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同，已经有六个月了，她看起来一副饱受恶梦折磨的样子，错不了。而且你刚刚承认说她无法入睡。”

“你的诊断是什么？”我冷冷地问。“我想是不幸的桃色事件吧？”

我姊姊摇头。“良心诃责，”她兴高采烈地说。

“良心诃责？”

“不错。我告诉你说她毒死她丈夫你就不相信，我现在更加深信不疑了。”

“我不认为你怎么合逻辑，”我反驳说：“要是是一个女人犯下了谋杀罪，她一定冷血到足以去享受谋杀的成果，一点也不会软弱感伤，比如说什么懊悔啦之类的。”

卡罗琳摇摇头。“也许是有那种女人——可是斐拉斯太太不是其中之一，她是个神经过敏、胆怯的女人。一时克服不了的冲动令她除掉了她丈夫，因为她是那种受不了任何痛苦的人，而毫无疑问的，像亚希力·斐拉斯那种人的太太一定不得不受很多苦——”

我点点头。

“而自从她因为自己所干下的事而受到鬼魂纠缠以来，我就禁不住为她感到可怜。”

我不认为卡罗琳曾在斐拉斯太太还活着的时候可怜过她。现在她已经去了一个想必无法再穿着巴黎时装的地方，

卡罗琳准备放纵自己怜惜、包容的软性感情。我坚决地告诉她，她的整个想法都是无稽的，就因为我暗自至少同意她所说的一部分，才令我更加坚决。但是卡罗琳全凭灵感猜测而得到真相是不对的。我可不打算鼓励这种事，她会在村子里到处宣传她的看法，大家会以为她的看法是根据我提供给她们的医学资料而来的，生活实在是种很费事的玩意儿。

“胡说，”卡罗琳回答我的责难说。“你就会明白的，她八成留下一封信坦承了一切。”

“她并没留下任何信，”我厉声说，一时说溜了嘴没注意到这句话等于自己招认了什么。

“啊！”卡罗琳说。“这么说你是问过了，是吗？我相信，詹姆士，在你内心深处，你所想的跟我非常相近，你这个了不起的大骗子。”

“总得把自杀的可能性列入考虑，”我压抑地说。

“会开侦讯庭吧？”

“可能。看情形而定，要是我能宣称我对不小心服用过量的催眠镇静剂死因完全满意的话，侦讯庭可能就不必开了。”

“那你完全满意吗？”我姊姊精明地问。

我并没回答，起身离桌。

二 名人录

在我进一步继续跟卡罗琳说些什么以及卡罗琳跟我说些什么之前，还是先大致描述一下我们本地风土人情的好。我们的村子，我想，跟任何其他村子非常相像。我们的大城镇是克兰契斯特，距离村子九英里。我们有座大火车站，一处小邮局，两家彼此竞争的杂货店，一些壮丁早早就往外地发展去，不过我们多的是未婚小姐和退休的军官，我们的嗜好和消遣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闲聊。

村子里只有两幢房子稍微够看，一幢是斐拉斯太太死去的丈夫留给她的房子，另外一幢是罗杰·亚克洛伊所拥有的房子。亚克洛伊是个比任何不像个乡绅的乡绅更不可能像是个乡绅的人，这一点总是引起我的兴趣。他令人想起了老式滑稽歌舞剧中总是第一幕就早早出现的那些红脸运动家，背景是一片乡村的绿，他们通常是唱一首有关上伦敦去的歌。如今我们有了时事讽刺剧，而乡绅的歌唱时尚也就消声匿迹了。

当然，亚克洛伊并非真的是个乡绅，他是个极为成功的马车车轮（我想）制造商。他年近五十，红光满面，态度亲切。他和教区牧师十分亲密，对于教区基金慷慨捐输（尽管谣传他对个人用度极为吝啬），赞助板球比赛，少年俱乐部

以及伤残军人机构。事实上，他是我们平静的村子里的中心灵魂人物。

罗杰·亚克洛伊二十一岁时爱上并且娶了一个比他大上五、六岁的美女。她的名字是巴顿，是个有个孩子的寡妇。这段婚姻短暂而且痛苦。直率地说，亚克洛伊太太是个酒鬼，她在婚后四年成功地将自己喝进坟墓里去。

往后几年，亚克洛伊没有再次探索婚姻生活的意向。他太太第一次婚姻生下的孩子在他母亲去世时才七岁，如今他二十五了。亚克洛伊一直把他当亲生的儿子看待，抚养他长大，然而他却是个野少年，不断的给他继父惹麻烦，让他担忧。虽然如此，我们村子里的人还是非常喜欢瑞夫·巴顿，他是如此英俊的一位美少年。

如同我前面所说的，我们村子里的人随时都准备好闲聊。每个人打从一开始就都注意到亚克洛伊和斐拉斯太太处得非常好，在她丈夫去世后，亲密之情更加明显。他们总是被人看到在一起，大家都猜想斐拉斯太太在守丧期结束之后，会变成罗杰·亚克洛伊太太。的确，大家都觉得他们蛮相配的。一般公认罗杰·亚克洛伊的太太是喝酒喝死的。亚希力·斐拉斯死前几年也一直是个酒鬼。这两位酒鬼的受害者彼此补偿一下在各自先前伴侣手下所忍受的一切，是再恰当不过的事了。

斐拉斯家一年多前才来住这里，但是一大堆闲话几年前就环绕着亚克洛伊了。在瑞夫·巴顿长大成人的岁月中，一连串的女管家统辖亚克洛伊家，一个个都受到卡罗琳和她的密友们活龙活现的怀疑。至少十五年的岁月里，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满怀信心地期待亚克洛伊娶上一位女管家，这样说并

不过分。最后一位女管家，一位叫做罗素小姐的可怕女人，确实实地统辖了五年，比她前任任何一位都长上两倍之久。大家觉得要不是斐拉斯太太出现，亚克洛伊几乎就不可能逃脱了。这个——以及另外一个因素——一个守寡的弟媳和她的女儿不期然地从加拿大来到。塞西尔·亚克洛伊太太，亚克洛伊那个从不干好事的弟弟的遗孀，住到亚克洛伊家来，同时，根据卡罗琳的说法，成功地把罗素小姐摆回她适当的位置去。

我并不完全知道“适当的位置”是什么构成的——听起来叫人感到冷冷的而且不愉快——不过我知道罗素小姐双唇紧缩，脸上带着我只能称之为“酸楚”的微笑，还有她公然宣称她对“可怜的亚克洛伊太太”最深的同情，“——靠她丈夫哥哥的施舍过日子。施舍的面包可真难吃，不是吗？如果不靠自己工作过活，那我一定感到十分卑贱。”

我不知道讨论到斐拉斯的事情时，塞西尔·亚克洛伊太太作何感想。显然亚克洛伊不再结婚对她有利，她跟斐拉斯太太碰面时总是非常迷人——不用说是感情迸发了，卡罗琳说那根本证明不了什么。

这些就是我们村子里过去几年比什么都要紧的事。我们已经从每一个立足点讨论过亚克洛伊和他的事，斐拉斯太太已经在这一览表中找到她的位置。

如今这万花筒有了变换，我们从温和的结婚礼物讨论猛然被推入悲剧中。

我心里细想着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机械似的进行巡回问诊。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病号，或许这样也好，因为我的思绪一再回到斐拉斯太太死亡的谜团上去。她是自杀的吗？如

果是这样，那么她当然会留下话说她打算干什么吧？女人，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她们一旦下定决心自杀，通常都希望透露导致她们要命的行动的心境。她们贪图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不超过一星期。她当时的样子够正常的了，就——呃，就各方面来说。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昨天才见过她，虽然并没跟她说话。她跟瑞夫·巴顿正走在一起，而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我没想到他会在村子里。我想，他最后确实跟他继父吵了一架，然后有将近半年的时间都没见过他在村子里出现。他们肩并肩走着，头靠得很近，而她一直非常急切地说着话。

我想我这么说准不会错：未来的不祥预兆就是在那个时候席卷了我。尚未有什么是具体确实的——不过却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先兆，预见到未来事情发展的大方向。昨天瑞夫·巴顿和斐拉斯太太之间急切的密谈，令我感觉到不愉快。

我跟罗杰·亚克洛伊面对面时还在想着这件事。“谢波德！”他叫出声来，“我正想找你，这是件可怕的事。”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了？”

他点点头。他强烈地感受到打击，我看得出来。他红润的双颊似乎已经凹陷下去，他看起来不再是往日一般的欢乐健康，而是一堆残骸。“比你所知道的更糟，”他低声说。

“听我说，谢波德，我得跟你谈谈。你能现在就跟我回去吗？”

“恐怕不行。我还有三个病号要看，而且我十二点之前必须赶回去诊疗室看门诊。”

“那么今天下午——不，还是晚一点好，晚上一起吃

饭。七点半？合适吗？”

“好——我可以安排没问题。出了什么差错？是不是瑞夫？”我几乎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只是，经常都是瑞夫的问题。

亚克洛伊空茫地盯着我看，好像他几乎不明白我说些什么。我开始了解到，一定是出了什么大差错。我从没见过亚克洛伊如此烦乱不安。“瑞夫？”他含糊地说。“噢！不，不是瑞夫。瑞夫人在伦敦——天杀的！盖妮小姐走过来了，我可不想跟她谈这件糟透的事。晚上见，谢波德，七点半。”

我点点头，他匆匆离去，留下我在那里疑惑不解。瑞夫人在伦敦？可是他昨天下午明明就在村子里。他一定是昨天晚上或是今天一大早就回城里去，然而亚克洛伊的样子给人一种与此相当不同的印象。他说起来仿佛瑞夫已经有几个月都不曾接近这个村子一样。

我没有时间进一步推敲这件事。盖妮小姐已经来到我面前，渴望获取消息。盖妮小姐具有我姊姊卡罗琳的一切特征，不过她缺乏卡罗琳妄下结论的那种准头。盖妮小姐气喘吁吁，一脸盘问相。

可怜的亲爱的斐拉斯太太的事真叫人伤心，可不是吗？很多人说她几年来就一直上了麻醉药瘾，人们到处说闲话实在不道德。然而，最糟糕的是，这些闲言闲语中通常都有一些事实在。无风不起浪！他们还说亚克洛伊先生发现了，而解除了婚约——因为他们确实是有了婚约。她，盖妮小姐，有具体的证明。当然我一定全都 know——医生总是知道——不过他们从来不说？

这一堆话随着圆珠般的眼睛所射出的尖锐眼光投射到我身上，想看看我对这些提示的反应如何。所幸长期跟卡罗琳搅和在一起，令我保持平静的尊容，准备作些不置可否的发言。

我称赞盖妮小姐这一次并没加入不怀好意的闲聊阵营，相当灵巧的反击，我想。这一招令她陷入困境，在她清醒过来之前，我已经离她而去。

我满腹心思地回到家，发现有几个病人在诊疗室里等我。

我以为我已经打发掉最后一个病人，正在花园里想心事时，才知道还有一个病人在等我。她起身向我走过来时，我有点吃惊地站在那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吃惊，只是罗素小姐有种铸铁一般的意味，一种超越肉体病痛的意味。

亚克洛伊的管家是个高高的女人，漂亮，但是外表看起来令人觉得难以亲近。她具有坚定的眼光，紧抿的双唇，我感到如果我是她手下的女佣，我一定一听到她接近的脚步声就没命似地跑开。“你好，谢波德医生，”罗素小姐说：“如果你帮我看看膝盖，我会很感激。”

我看了，但是说实话，我看过之后才知道自己笨。罗素小姐所说的含糊糊糊的病痛是那么的叫人难以置信，对于这么一个个性不怎么诚实的女人，我应该早就怀疑到是捏造的。我一时的确想到罗素小姐可能故意编造膝盖发炎的事，好来打探有关斐拉斯小姐死亡事件的消息，但是不久之后我终于知道我错看了她。她只是简短地提到那件悲剧而已，然而她确实显出准备逗留聊天的样子。

“哦，非常感谢你这瓶涂敷药，医生，”她终于说。“我并不相信这有什么好处。”

我也不认为会有什么好处，不过我还是提出职业上的抗议。毕竟，不可能有任何坏处，而且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头辩护。

“我不相信所有这些药物，”罗素小姐说，她的眼光蔑视地扫过我成排的药瓶子。“药物造成很多伤害，看看那些古柯硷上瘾的人。”

“呃，说到那一方面——”

“在上流社会里非常流行。”

我相信罗素小姐对上流社会比我了解得多，我不想跟她争论。

“告诉我，医生，”罗素小姐说。“假如你真的是个毒瘾的奴隶，有任何治疗的方法吗？”

这样的问题没有办法立刻回答。我针对这个主题给她上了短短的一课，她聚精会神地听着，我仍然怀疑她是来探取有关斐拉斯太太的消息。

“比如说，巴比妥——”我继续说下去。然而，够奇怪的了，她似乎对巴比妥不感兴趣。她反而改变话题，问我是不是真的有一些药物稀有到令人追究不出来。

“啊！”我说。“你一直在看侦探小说。”她承认她是在看。“侦探小说的要素，”我说：是弄出一种稀有的毒药——可能的话是来自南美的某种东西，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的——某种不明的野蛮部族用来涂箭的毒药，马上致人于死地，而西方科学无能侦测出来。你指的是这一种？”

“是。真的有这种东西吗？”我遗憾地摇摇头。“恐怕是没有。当然，是有一种箭毒。”我告诉她不少有关箭毒的知识，不过她似乎又失去了兴趣。她问我，我的有毒药物柜